

符号学开拓丛书(第四辑)



赵毅衡 主编

20世纪90年代 诗歌身体书写的符号学研究

董迎春 ●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符号学开拓丛书(第四辑)

20世纪90年代
诗歌身体书写的符号学研究

董迎春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90年代诗歌身体书写的符号学研究/董迎春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5. 9
(符号学开拓丛书; 第四辑)
ISBN 978-7-5672-1397-5

I. ①2… II. ①董…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8009 号

书 名: 20世纪90年代诗歌身体书写的符号学研究

作 者: 董迎春

责任编辑: 巫 洁

装帧设计: 刘 俊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 215006

印 装: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www. sudapress. com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5225020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5.5 字数: 248 千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1397-5

定 价: 48.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 0512-65225020

一份纪念,一点意见

(代序)

李振声

迎春当初选取“身体”这个并不讨巧、恐怕只会给他带来麻烦的角度,作为梳理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诗歌的一条线索,我是很为他捏了一把汗的。但他目标明确,全力以赴,进行大量的准备和紧张的撰写,除了反复研读这段当代诗歌史上几乎所有重要诗人的诗歌文献外,还将不少只是在民间流传、暂时尚未进入研究者视野的诗人、作品、选本等,尽力一一搜罗殆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居然自成其说,大致完成了这部已具一定规模的博士后报告,其勤奋和效率让我感到惊喜。这部博士后报告用身体话语这一特定的视角,梳理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诗歌(主要是一批年轻、激进、具先锋倾向的诗人的诗)的若干走向和发展线索,揭示其中各种话语力量的角逐与耦合,为理解和解释 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错杂而又丰富的精神立场、诗学取向和书写风貌,提供了别具一格的途径。

董迎春自己就是个诗人,他以研究者、书写者的双重身份从事着这一研究报告的撰写,这是这份研究报告的特色。报告在具体诗人、诗歌现象和作品分析描述上的若干新见和独见,显然得益于他这一近水楼台和春江水暖的特殊身份;只是,整体性的逻辑思维,演绎和推理,往往也会是他的短板,行文及字句驱遣上的过于跳宕、飘忽甚至随意,恐怕也有受制于他这一身份的一面。

迎春在复旦大学中文博士流动站出站时,我并没有在复旦,当时正在日本冈山大学教书,是通过电子邮件多次来回讨论和切磋后,作为他博士后期间的指导教师,替他写下上面这段意见的。

出站后，迎春又对这份博士后报告做了不少修订和补充，俨然已成一部完整的专著规模，近日正准备交由苏州大学出版社付梓。我替他高兴，顺便移录他出站时我为他写下的那段意见，权且代替他邀我写的序，并以此纪念那段一起切磋、商量的美好时光。

钱钟书先生尝有言云：“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我很喜欢这话的意思，愿与迎春共勉。

2015年6月 梅雨时节

目 录

Contents

● 导论 / 001

- 第一节 20世纪90年代诗歌研究现状 / 001
- 第二节 身体书写：一种视角 / 005
- 第三节 90年代诗歌与90年代文化
的互动 / 011

● 第一章 20世纪90年代诗歌书写中的
身体 / 015

- 第一节 民间写作：关注身体的文化政治
学特征 / 016
- 第二节 知识分子写作：关注身体的精神
性的诗体特征 / 026
- 第三节 神性写作：关注身体的超验性 / 038
- 第四节 大诗写作：身体在场与诗、真理
合一 / 052
- 小结 / 069

● 第二章 女性诗歌的身体书写及文化声音 / 071

- 第一节 翟永明：90年代女性诗歌个案 / 071
- 第二节 80、90年代女性诗歌的书写差异 / 082
- 第三节 90年代女性诗歌的话语特征 / 094
- 小结 / 099

● 第三章 身体的滥用：下半身写作探析 / 100

- 第一节 下半身写作的出现与原因 / 100
- 第二节 身体：文学审丑/文化去蔽 / 104
- 第三节 身体的滥用：身体写作的话语
反思 / 109
- 小结 / 113

● 第四章 海子：文学与诗学的神话思维 / 114

- 第一节 海子：文学符号/文化神话 / 114
- 第二节 海子对90年代以来诗歌的影响 / 119
- 第三节 大诗写作：未完成的志业 / 140



● 第五章 余怒：身体超验与诗学探索 / 147

第一节 余怒诗歌中的身体书写 / 147

第二节 余怒身体话语的理论思考 / 152

第三节 对90年代以来诗歌的影响及

启示 / 162

● 第六章 两种诗路，一种诗体 / 167

第一节 诗/非诗：从身体看90年代诗歌

两种书写 / 168

第二节 90年代诗歌：语言突围，诗体

回归 / 180

第三节 90年代诗歌的文化反思 / 196

小结 / 202

● 结语 / 204**● 参考文献 / 208****● 个人诗作 / 221****● 后记 / 237**

导 论

第一节 20世纪90年代诗歌研究现状

1989年无疑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界点。欧阳江河在《19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写作》这篇长文中指出：“1989年将我们的写作划分成以往的和以后的。”^①他在评论孙文波的诗歌时则用了“1990年写作”^②这个词，较早敏感地提及与“90年代诗歌”这一指称相关的术语，并明确标明了一种注重“与众不同的禀赋、气质、想象力以及语言方式、风格类型的”^③诗学意识。后来，王家新《回答四十个问题》、臧棣《后朦胧：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90年代诗歌这一话语及其写作的实践。^④

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指出：“相对于80年代，90年代的诗歌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以至在当代诗史的范围内，可以将它作为一个‘阶段’看待。”^⑤但是，此阶段的复杂、混乱也无法避免。“20世纪90年代诗歌写作呈现出复杂的局面……时代语境由二元对抗而趋向多重、相对和暧昧……”^⑥“它必须要以‘史’的眼光来梳理一个时代的创作及批评状况，也必然会涉及具体诗人和创作现

^① 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53页。

^② 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73页。

^③ 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53页。

^④ 洪子诚：《在北大课堂读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88页。

^⑤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8页。

^⑥ 何平：《内心的迷津及其出路》，《诗探索》，2004年春夏卷，第316页。

象及成就的评价。因而,‘90年代诗歌’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①“任何20世纪90年代诗歌言说者、叙述者所做到的都只可能是对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局部、片断进行言说、叙述,当然他们命名的也只能是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局部、片段。”^②无论如何,90年代诗歌这一命名开始进入当代诗歌史及批评的知识谱系的论说当中。而且不同的关于90年代诗歌相近的命名,不同阶段、不同局部的批评、研究,也成为当代诗歌史建构的主体与言说内容,文学史的前提正是源于这种种学派、差异视角,在对当代诗歌史进行“情节编织”,从而让90年代诗歌文献、观察、批评、研究更切近历史的现场。同时,这种历史的客观、中性的论述和研究也对90年代在场的诗人,以及后期诗人提供了某些可供参考的意见。正如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代表诗人孙文波所言:“诗歌的发展,就其一般的历史规律而言,一次新的文体的变革,在最初的大规模的革命后,总是需要对一些具体的观念进行修正,重新认识。所以,在九十年代初一些诗人便开始反省,并从这种反省中发现,如果不改变写作方式……继续写作就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③

文学史家和诗人们有关90年代诗歌的探讨与研究,既指出了研究的合理性、可行性,也为本书提供了较好的研究基础。随后相继出现的一批相关研究成果,如曾方荣的《反思与重构——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批评》、王昌忠的《扩散的综合性:20世纪90年代诗歌写作研究》等,则有对90年代诗歌的各种诗歌现象及批评论争的较为详细的整体考察;王家新、孙文波编写的《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也收集了当下对90年代诗歌研究的代表性文献;另外,一些与90年代诗歌相关的研究专著,如罗振亚的《20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对“个人化写作”的深入剖析,周瓒《通过诗歌写作的潜望镜》对“90年代以来的女性诗歌”“知识分子写

① 王家新:《没有英雄的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55页。

② 程光炜:《我以为的九十年代诗歌》,《诗歌报》,1998年第3期。

③ 程尚逊:《从几个说法谈起》,《语言、形式的命名》,孙文波等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作”“民间写作”的深入论述,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对90年代诗歌中王家新、臧棣、朱朱、西渡等诗人个案的考察,为我们研究20世纪90年代诗歌提供了某些重要的史料和有效的思路。李志元的博士论文修改出版的《当代诗歌话语形态及其变迁》^①,也以话语分析的方式对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叙事性”做了深刻阐述。

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有关90年代诗歌的研究论文并不多,主要集中在“身体叙事”上,其中重要的是李志元、张健的《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叙事》^②,该文把90年代诗歌叙事分为零度叙事、复调叙事、非史诗叙事(小叙事)。赵思运的《新时期女性诗歌文本中的躯体意象研究》^③,把“女性诗歌”文本中的“躯体意象”分为四种:欲望主体型、欲望客体型、主客体交融型和自恋神话型。这一类论文对本书的研究有所帮助。但是,在术语的表达与统一使用方面,我们仍旧需要保持警惕。显然,学界过多重视的“民间写作”研究并非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整体概况,我们还得依据扎实、详细的对90年代诗歌史料的梳理来重新认知、判断90年代诗歌,探讨其写作的可能及对当下文化建构的意义。

近两年,国内陆续有相关的专著出版,有探讨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诗歌的^④,有探讨90年代出现的“下半身”口语诗歌的^⑤,有探讨海子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影响的^⑥。可见,90年代诗歌已经或正在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不断出现新的理论成果。

尽管我们目前已经拥有上述的文献与成果,但毋庸讳言,90年代诗歌至今还处于较为简单和单一的研究现状,有待开掘的层面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如何由表及里、深刻探讨90年代诗歌的内部

^① 李志元:《当代诗歌话语形态及其变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② 李志元、张健:《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叙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③ 赵思运:《新时期女性诗歌文本中的躯体意象研究》,《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④ 赵彬:《断裂、转型与深化——中国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

^⑤ 唐欣:《说话的诗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⑥ 赵晖:《海子,一个“80年代”文学镜像的生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生长机制与文化的相互影响，则相应地成为本课题研究的重点。90年代诗歌研究还有许多资源可供利用和开发，一方面重点在于按文学自身的规律去考察诗歌生长的内部机制，一方面又不得不迫使我们从社会、时代的文化语境中对90年代诗歌的种种流派、差异性的书写现象进行一次谱系性梳理，并从中探讨文学如何受文化语境的影响。

笔者在《走向反讽叙事——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①一书中将80年代诗歌看成同期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80年代诗歌的书写自然成为80年代文化书写的重要内容。90年代诗歌显然也成为同期文化的重要书写内容与形式，参与了同期文化的消费化、物质化等文化观念的传播、影响。而且，90年代诗歌比80年代诗歌书写及其表现场域显得更为复杂、多变，值得深入探讨。诚如90年代在场的诗人王家新所说的那样：

“90年代诗歌”之所以被有些论者作为一个诗歌史的概念提出来（见程光炜《90年代诗歌：另一种意义的命名》，《山花》1997年第3期），就在于它体现了这种艺术转变，除了欧阳江河说的旨在“结束群众写作与政治写作这两个神话”外，我想它要结束的还有一个“纯诗”神话。这种“纯诗”写作在80年代非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潮流中自有意义，对于诗人们语言意识的觉醒和诗歌技艺也是一次必要的历练……90年代诗学的意义，就在于它自觉消解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它在根本上并不放弃文学独立性和自律性的努力，但它有效地在文学与话语、写作与语境、伦理与审美、历史关怀与个人自由之间重建了一种相互摩擦的互文张力关系，从而使90年代的诗歌成为一种对我们的现实命运既有所承担而又向诗歌的所有精神与技艺尺度及可能性敞开的艺术。^②

^① 董迎春：《走向反讽叙事——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② 王家新：《为凤凰找寻栖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如何理解 90 年代的文化影响,也是当下文化所当关注的重点。90 年代诗人在语言上的探索、在文化上的激进的写作态度,也给厘清 90 年代与 80 年代诗歌、新世纪诗歌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不少的困难。曾方荣认为:“面对多元发展与复杂尴尬的 90 年代诗歌,我们确实存在着命名的困惑。但诗性的缺失与读者的缺席作为 90 年代诗歌所体现出来的整体特征,应是不争的事实,也应是 90 年代诗歌发展的致命伤。”^①

如前所述,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是 90 年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与表现形式。从文化的视角考察 90 年代诗歌的发展趋势与诗体意识,也说明了文学无法回避现实的文化语境,而社会、时代对文学的影响也将表现为正面/反面、肯定/否定,对诗歌话语进行文化分析,也让我们更易看清楚文学发展的本来面目。显然,考察一个时代,诗歌的书写往往更能呈现这个时代的观念、意识、思维,及其背后的意义。因而,考察 90 年代文学中的诗歌变得尤为重要,自然也有它迫切需要呈现的文化影响与反思。

第二节 身体书写:一种视角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随着中国政治和社会重心向资本、物质发生倾斜,此前数十年受到压抑的物欲人欲,以前所未有的、海啸般的势头反弹和释放开来。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中所出现的较大面积的身体书写现象,身体在不同的诗群、差异性的文本中均有鲜活的反映,显然得到了这一时代背景的有力支撑。不同的身体书写自然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立场、精神倾向。“身体是肉体的。作为肉身,它是存在,而不是虚无;是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当然比起矿物和植物,人的肉体的存在具有特别性,它是血肉之躯。而与一般的动物相比,人的肉体是一个人性化的肉体。但任何一个人的身体既是自然赋予的,也是文化生成的。”^②本书试图

^① 曾方荣:《反思与重构——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的批评》,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20 页。

^② 彭富春:《身体美学的基本问题》,《中州学刊》,2005 年第 3 期。

通过考察差异性、独特性的身体书写,来考察这些身体符号背后所携带的文学/文化意义,以及这种意义与时代的彼此渗透、相互影响。

身体在西方一直处于一种敞开、发展的状态,也是西方艺术所要表现的一个重要领域,他们利用不同的艺术形式破除身体的假象,从身体出发考察艺术的表现力量与思想内涵。“任何一种艺术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关涉人的身体的。没有对于身体的刻画,也就没有了关于人的艺术。艺术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身体自身的揭示。”^①古希腊诸神的身体充满了美与爱的光辉,中世纪的身体对道成肉身进行检阅的同时也表现出对种种禁锢的抗争走向了精神的复活,文艺复兴时期的蒙娜丽莎则闪烁了人性的精神的光芒,现代艺术中的身体则充满了时代主体的焦虑与变成欲望机器的符号化的幻想。身体书写从来没有离开过艺术,且由外部的、精神的关注走向了对身体内部与被遮蔽的身体知觉现象的探求。文化研究学者陶东风在《身体与身体写作》中写道:“身体研究这个议题因而是一个严肃的、批判性的议题。我们研究身体写作却不是鼓吹身体写作或欲望写作。相反,这里面包含了我们深刻的人文忧思。我们关注身体的政治性与批判性、颠覆性,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身体必然地、无条件地具有这种批判性和颠覆性……身体研究这个议题也是开放性的。”^②“我们也不能设想超越文化超越历史的身体。身体虽然具有生物、生理、官能的基础,但它同时也具有社会文化的维度。”^③

一般而言,20世纪诗歌的身体书写以80年代“女性诗歌”创作为始端,发展到“下半身”(2000年)已经走向极端化、粗俗化。他们对身体的关注,意味着心灵的解放:他们通过身体书写对政治、道德话语进行解构、颠覆、消解、去中心;显然,90年代诗歌的

① 彭富春:《身体美学的基本问题》,《中州学刊》,2005年第3期。

② 陶东风:《身体与身体写作》,《身体写作与文化症候》,陈定家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78页。

③ 陶东风:《身体与身体写作》,《身体写作与文化症候》,陈定家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79页。

身体书写便是作为一种文化策略所进行的一种话语实践。“身体写作意味着：写作通过亲近、疏离、分拆、瓦解等手段，不断地对身体进行再想象、再塑造、再规划，它脱离了启蒙叙事和革命叙事，通过写作这种方式，不断地切入当下的后现代处境中，成为动荡不定的现实性的一部分，或者我们应该说，它通过再造自己的幻想而让自己在后现代消费政治中成为核心的景观之一。”^①通过身体书写起到解放心灵的作用，同时也让诗歌从外部书写回到对“身体”的知觉现象学的生命反思，这样的书写是积极的、探索的，其对诗学、诗艺也有所拓展、深化，富有建设性的实践与理论意义。但是，也有一些作品走向对消费、物质时代的欲望化、市场化的迎合与迷崇，对“身体”做狭隘化、低俗化的表达，这一类诗歌值得警惕。

20世纪90年代诗歌最为重要的现象表现为“口语写作”，其话语特征走向叙事，以此区分80年代诗歌的抒情话语。“90年代以来，诗歌中的叙事广泛兴起。多数诗人们都感受到了叙事的‘不可拒绝性’并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践。他们纷纷放逐直接抒情的话语方式，而以日益翻新的叙事手法描写、陈述当代生活现象、经验和事件。大面积的诗歌叙事引人瞩目，有人称之为90年代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诗歌现象。”^②“‘叙事性’被认为是90年代诗歌的共性，也被许多诗人认定为90年代诗歌的共名。”^③这类叙事性的作品关注日常生活、重视社会事件，其中的身体书写自然也与90年代诗歌的以叙事为特征的话语发生了某种关联。

显然，我们在考察90年代诗歌中的身体书写时，也感觉到了一些问题的存在，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身体”并非仅是民间写作专用，我们尽量保持其中性的、客观的面目，不做极端化、偏见化处理。身体频繁出现在90年代诗歌的民间写作中，同时，也出现在相异于民间写作的知识分子

^① 葛红兵：《身体写作：启蒙叙事、革命叙事后身体的处境》，《当代文坛》，2005年第3期。

^② 李志元：《当代诗歌话语形态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212页。

^③ 曾方荣：《反思与重构——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批评》，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写作中,如柏桦的《往事》,肖开愚的《葡萄酒》,欧阳江河的《蛇》,陈东东的《在南方歌唱》《形式主义者爱箫》,等等。对90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神性写作的诗歌分析,可以考察出另一种对身体的处理与关注方式所带给我们的精神意义与积极、丰富的文化关怀。

第二,文学的书写符号背后必然指向了文化的诉求与文化意义的建构意识。90年代诗歌各不相同的身体书写及其反映的价值立场,揭示了其与90年代同期文化之间存在着互渗、互动关系。

深入地探析90年代诗歌,身体观照成为话语分析的重要内容,通过对90年代诗歌中的身体书写,可以考察出不同诗群、诗人差异性书写对90年代文化不同的思想意义。

由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消极影响,90年代诗歌书写出现了许多问题,当下对身体的研究陷入了某种趋同性、单一性的误读,诗歌的题材与低俗的情感使身体书写散发出浓烈的庸俗气息;理论界对身体的理论研究也缺少较客观与深入的文化剖析与辩证眼光,仅仅停留在文学现象的梳理上,缺少更为深刻的批判意识。“‘身体写作’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这里至少有四种逻辑值得关注:狂欢的逻辑(对原来的清教式的禁欲主义的反弹)、市场的逻辑(作为市场营销的策略,把一些非‘身体写作’或是弱‘身体写作’也炒作成是‘身体写作’)、反叛的逻辑(通过身体来表达个人自由对抗强大的国家主义道德禁忌)和女权的逻辑。不过,在具体的个案中这四种逻辑可能是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纽结在一起的,并且可能存在者内在的矛盾与冲突,使我们面对具体的文本时往往很难判断到底是哪一种逻辑在起作用。”^①

本书旨在以“身体”作为考察90年代诗歌的角度,揭示出不同的、差异的身体书写背后的文化诉求与精神立场。90年代诗歌研究中的身体书写,仅是一种视角,打破身体/灵魂二元对立的哲学立场,探析身体书写背后更为复杂的文化观念与思想意蕴。显然,不同的身体书写意味着不同的文化声音,以90年代诗歌中的不同

^① 陈定家:《导读》,《身体写作与文化症候》,陈定家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4页。

“身体”为考察内容,对不同的诗歌现象、诗歌群体、诗歌思潮、诗歌作品进行话语分析,通过诗歌中的身体研究来探析90年代诗歌背后所渗透的文化意识与精神背景,同时,考察这些诗歌书写与90年代的政治文化、消费文化之间的重要的互动关系。对身体书写进行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现象学的多维度审视,挖掘理论建构上具有艺术性、思想性的诗学范式与写作伦理,同时对当代诗歌史也不断深入地进行情节编织(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海登·怀特关于文学史的重要的核心概念),丰富与完善“当代诗歌史”的历史面貌与话语研究。

目前,国内也有许多研究者通过身体视角去分析中国思想史、古代文学史,笔者认为,以身体作为文化视角,对于厘清与认知某些文学现象与文学思想,是一种积极且有效的路径。从不同作家、作品对身体的书写,可以考察出相异的、不同的身体背后的文化意识、价值立场。“在认识论上身体是知觉经验与理性的载体,在价值论上身体是实践的主体,在美学上身体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接受者,在医学上身体是诊治的主体,在体育学上身体是强化的客体,在精神分析学上身体是利必多的承载与解放源。”^①从90年代诗歌书写中对身体的处理,同样也可以深刻地挖掘出诗人的自我及存在的差异体验,也同时探讨到时代语境中相异的文化情结。身体意象的涉及,强烈折射出诗人的文化心态。当下,我们也自感生活在一个身体被遮蔽的文化现场,身体的缺席让我们的内心受到异常的挤压,种种规训、误导,不断消耗身体中积极的能量与进行意义审视的可能。90年代诗歌的部分身体书写,也折射出当下相似的种种精神焦虑感、无力感。“‘九十年代’的指称并不仅仅表明‘当下性’,突然之间,我们已经置身于世纪末的十字路口,与一个‘身体’取代‘自我’的世界相遇。”^②身体的透支书写及极端化

^① 毛崇杰:《后现代美学转向——日常生活审美化与身体美学》,《身体写作与文化症候》,陈定家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74页。

^② 杨克、温远辉主编:《90年代实力诗人诗选》,序,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1页。

处理,表明当下的文化危机逐渐陷入虚无主义^①的话语误区与表述的危险,这也为当代文化理论建构与发展提供了警示。

90年代诗歌以身体作为视角去考察诗歌的书写内容,具有以下几点意义:

第一,以20世纪90年代诗歌书写中身体为研究对象,对不同的诗歌现象、诗歌群体、诗歌思潮、诗歌作品进行话语分析,考察身体书写背后积极的精神背景,推动当代诗歌对精神性、审美性的关注,改变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对90年代诗歌书写做单一化、简单化处理的现象,对当代诗歌史的建构也有着补充与推动作用。

第二,通过诗歌中的身体研究来重新审视已经被学界认定的“身体叙事”,考察身体的叙事话语背后所揭示的相异的文化意识,以及90年代诗歌书写与同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为当下诗歌研究、文化建构提供了某种理论参照。

第三,大量关于90年代诗歌史料的整理与归纳,以及对诗歌思潮与现象的梳理,可以对既定的、因袭的当代诗歌史重新进行“情节编织”,从而丰富、补充当代诗歌史的写作与理论研究。

第四,探讨20世纪90年代诗歌书写中相异的诗学技巧与写作伦理的追求,可对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起一定的启示作用。身体的书写不仅是一种肉身的、形而下的现象关注,也意味着身体与灵魂的深刻对话。身体的超越性、审美的书写研究,对重新定位诗歌写作路径也极具理论参照价值。

总之,20世纪90年代诗歌书写中的身体研究,有一些实际文

^① 虚无主义,从哲学意义上讲,认为世界与人类的存在没有意义、目的及可理解的真相及最本质价值。本书主要指文化层面上的虚无主义,指在文化上因为找不到出路而产生的迷茫与绝望之情。这种虚无主义情绪,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较深。后现代主义时代被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称为“虚无主义时代”,在后现代消费时代,大众着重于及时的、享受的、欲望的、快感的消费文化体验。在20世纪80年代“第三代诗”中,口语写作与消费文化的联系最为密切,它们致力要打破“朦胧诗”“政治型写作”话语,通过拼贴、复制等消费时代的文化与娱乐方式解构传统的观念、价值、文化、信仰,它们以无意义消解意义,以大众化、娱乐化消解精英化、崇高化。20世纪80年代文化上的“虚无主义”不是某种政治意识形态,而是指文化层面的虚无主义意识。指出“虚无主义”这一文化现象,也是反思当下的文化现代性,这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话语启示。